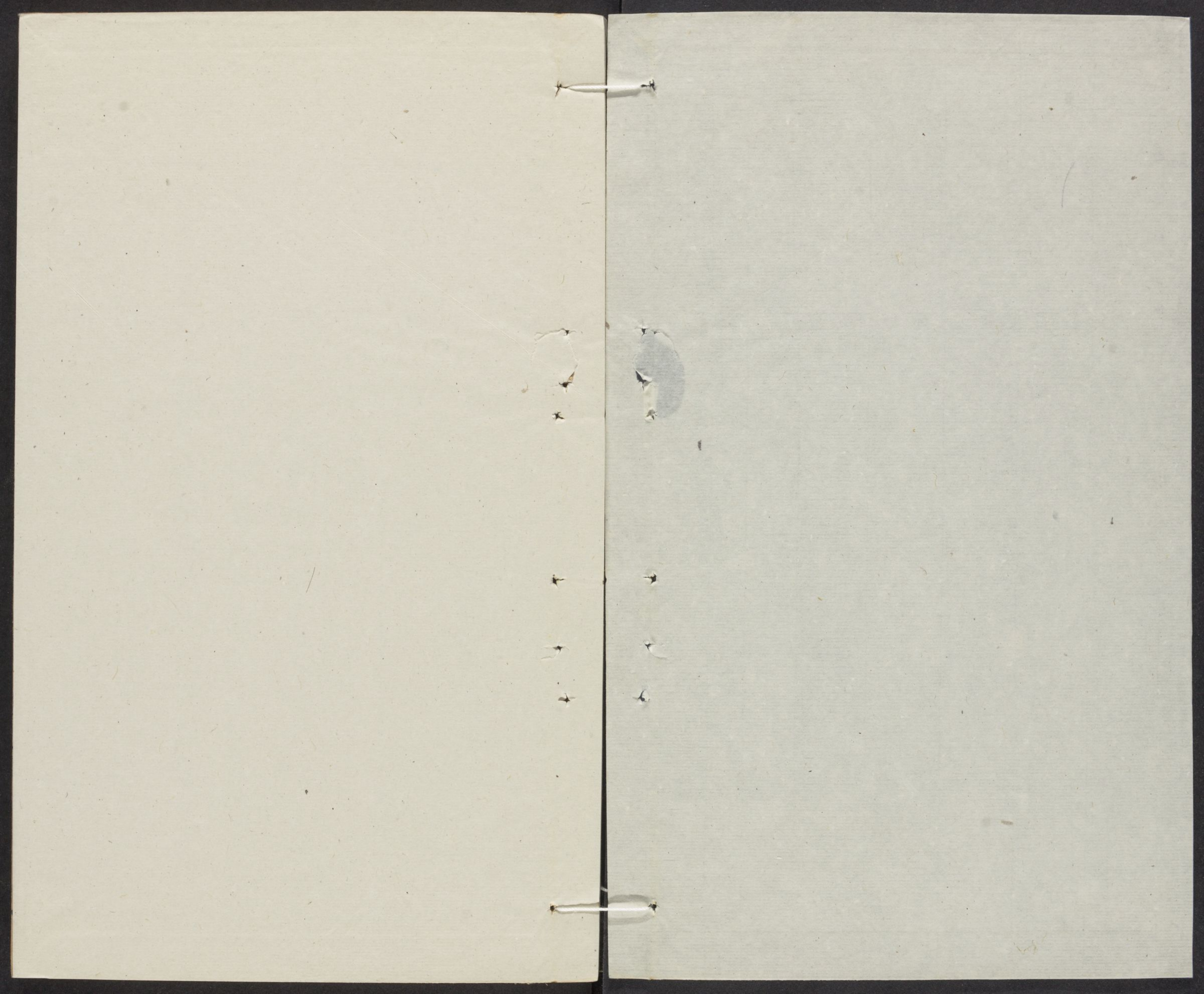


T5424/7671

1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66





由拳集卷之二十一

祭神文

祭河神文二首

東海屠隆長卿 著



隆受命於朝來撫茲邑邑東門實臨大河水  
歲齧故隄所不侵城者不一武而近憇旦莫魚龍  
挾九子而上竊其威命以馮陵我下土我下土之  
人亦曰惴惴乎罔敢寧居不佞臨河而觀之則亦  
惟大有恫于予心乃涉潁之二旬是為春王正月

六日不佞則率邑博士諸生及千夫長百夫長及  
邑之父老子弟荷耆鍾而來是興東門之役頽邑  
小而民貧歲苦不登而賦歛日急艱是役矣大憫  
不克奏厥功則敬用不腆邀寵靈於明神維神歲  
與祀典血食茲土維不鄙余小子幸哀憐元元相  
余不逮毋以使者弄其威權以傷余土工土工之  
成則匪曰人力寔維神休民以脫於蕩析之灾不  
佞與二三君子庶幾無郵而神亦永永歆歲祀弗  
替明德頽不遠哉其或不念黔首之命朝夕大布

其威力而行其恣睢即民其魚乎神且不血食  
即弗念予小子其幸辛哀憐元元余小子或無道  
不仁以私利敗其官常余則有罰其幸毋駕禍我  
元元之民誠幸不鄙余小子而重哀憐下民則洪  
河一夕化為大隄惟神力爾耆鍾何為不然歲食  
溪澗之毛以普昭民力載在祀典脩事有虔而漠  
不問下民之疾苦將焉用之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爾維神其罔之  
頻年來洪水為妖故隄不守天吳之屬得以行其

威靈薄我城垣震驚有衆馬蹶不用空桑安歸民  
大愆不克保厥室家隆受命下車父老郊迎語  
我以故長跽請命焉隆是用朝夕廩廩不皇寧居  
躬率萬姓負輦鍾而前以天之道鬼神靈敬下  
尺一境內雲集萬夫雷動不假鞭箠使其民奏功  
旬日黔首不怨豈惟不怨道路載驩則亦惟明神  
鑒我款款陰隲下民神休大哉隆敬率諸執事薦  
介蘋藻用申報祀以章明伐今陛下仁聖閔念  
萬方隆亦日有兢兢務澡行脩事無黷貨無濫刑  
計安元元至切也神之聽之其幸無以大水傷我  
土功奠我民居予或有黷貨有濫刑予是用罰其  
無以我民民之奠安神則血食民之流離神則不  
血食靈爽肅肅聞予此言

一告城隍文

隆猥以疎庸認司民社自拉任來雖頗知祗慎恪  
守官箴第吏事未閒在情多闇奉職無狀舉動乖  
方民瘼罔聞恩澤不究以致下積罪戾上干天和  
官之不德明神是譴降割下民始以雨雹傷我麥

苗今復允暢妨我穡事三農失望萬姓嗷嗷皆隆  
不職之函致也釁不虛位罪將安逃隆雖竄在荒  
鄙尚無以謝萬姓是用蚤夜皇懇不遑寧居敬率  
邑人頓首謝過為下民請命隆昔嘗有云官之不  
德余則有罰其幸無以我民明神凜焉在上敢忘  
此言神若許隆洗心滌慮與以自新哀憐元元而  
辱收之幸即賜時雨蘇我豆菽乃亦有秋下民萬  
幸隆有罪戾余自當之敬竢下風不任悚息

再告城隍文

隆聞天人涉於氣類感應疾於桴鼓匹夫匹婦一  
念精誠往往感天地動鬼神故庶女召風烈士殞  
霜大憤觸虹繁冤積旱洛陽澍霖廣微應禱往牒  
所載信而有徵維感應之理自古有之隆竊滋懇  
隆本疎庸天子不以隆不肖令得承乏茲土下  
車以來恒恐得罪士民有負主上朝夕悚惕若  
履春冰奈文墨豎儒初出涉世民情土俗多所未  
諳乖謬顛錯深愆不敏至於洗心禋身砥厲方切  
營私滅公秋毫不敢庶幾少追罪尤上不負天

子下不媿交遊無敗身名無辱九族乃若升沉顯  
晦彼有主者寧敢與知此實隆之所用朝夕廩廩  
者也乃竟以寡昧得過神明皇天降割及我下民  
曩大雨雹加之虫蝕為災傷我麥苗蠢尔小臣睹  
形思咎剪焉震慙捏杭心蒐不意入夏來復遭恒  
暘赤地百里將使麥秋既損於災傷禾稼復稿於  
旱暵萬姓嗷嗷莫必其命民則何罪厥咎維官雖  
赤日露暴席藁自焚不足以逭用是齋戒自新敬  
率同官及邑父老子弟頓首請罪徧告羣神奈何

盛暘轉亢天心未回俯仰高廣無所控訴衆視憂  
皇不知所出乃反復自度捫心思過隆生三十六  
年於茲矣自為諸生家世貧賤策括落而亡狀踈  
宕而不合物情行已多愆瑕瑜莫掩然自知美美  
惡惡萬念皆真雖多冒其事之所非而甚不好行  
其心之所不忍以故從有知識以來未嘗敢對人  
出一媢語妒一恒物殺一生虫內不欺其妻子外  
不欺其友朋兩儀布列百神森羅隆恩殞越言敢  
誰欺乎今茲蒞官自恨夙不閑於吏務吏治多缺



民不蒙休然何敢營私黷貨以干三尺而敗官守  
哉而灾旱紛沓怨咎相仍私中不孚祈禱罔應此  
隆之所以栗栗憂慙又竊恥之者也既而展轉深  
維天道寡遠神理茫昧忠信不諒從古且然願隆  
何人平生非有曾史之行龍比之心一念云何而  
遂妄圖感應即幸而得雨猶為僥倖不幸而不雨  
乃其固常既又思之先朝李夢陽有云父母不棄  
改過之子天地亦鑒洗心之物隆雖不肖行負神  
明然居官猶知自守不私一錢祈禱猶知至誠不

御酒肉也固有貪殘者祈雨禁屠宰齊戒而私食  
肉飲酒者而往往得雨何哉夫居官知守祈禱知  
誠而不得雨居官貪殘者祈而禁屠宰齊戒而私  
食肉飲酒者而碩得雨此何以勸焉若天地百神  
湯不問下土之情譬之蚊蚋起滅去來無心雨即  
雨不雨即不雨是皆係適然爾舉感應之理而卒  
歸之寡遠茫昧此又何以勸焉夫以隆之踈庸寧  
敢自謂寡過哉疇昔之告於明神者儼焉在耳官  
之不德余則有罰其無以我民其剪而賜之遐荒

其抑而沉之下僚禡其祿位而降之疾青隆不敢  
悔其幸無以我民我賴民之困救極矣下邑非有  
燕齊秦楚吳越閩廣山川土田通都大邑沃壤上  
腴舟車水陸啻買魚鹽珠玉紈綺之饒草屋泥垣  
布衣糲食富者救麥之外無長物貧者居無宿糧  
朝不謀夕而又日困於征輸苦於敲扑其民一逋  
官租輒賣田產鬻妻子蓋十室而七八焉亦可哀  
矣奈何復令遭此凶旱為隆嘗抱哀痛之辭為下  
民請命監司監司為不聞也者今為請命明神而

明神又不聞令隆跼蹐迷塗倉皇安之衆茲下情  
寸私蘊結是以忘其固陋披心激詞非敢煩虛文  
以欺人飾遊詞以瀆神聽也伏乞少寬譴怒哀憐  
下民大降時雨蘓我禾稼保我室家干冒明威豈  
勝戰汗

### 三告城隍文

隆之待命於神至矣今日之事隆之所能者竭誠  
殫慮洗心澡行不憚勤苦如是而已他何能為下  
邑邑小而貧今復加之災傷翦焉告困神所知也

隆今之一官以為桎梏養性之具固敢厚而厚之  
任重之憂形神勞瘁計窮力竭又神所知也日隳  
詞凱切効其款款之誠而神不應無可奈何日疲  
私念從入官以來行事罪狀以頓首謝過而神不  
應又無可奈何日暴中庭從朝至暮委頓幾絕  
而神又不應此何為哉維神受命於帝為城隍隆  
受命於帝為宰牧即地方之責神安得晏然神即  
不為隆獨不念及黔首哉今夫廝養牧豎秉一念  
精誠禱祀於神神亦當應之宇宙高廣何所不容

神矣英靈何所不答固無棄物也隆雖不肖才疎  
行劣猶以薄稅成進士齒於縉紳 天子賜之印  
綬俾司民牧今之職任固主上命也豈以 天子  
命為宰牧儼然臨於士民之上而神以為鄙末不  
足與應答曾不待比於廝養牧豎之流當不然矣  
且隆雖不肖初入仕版即知廩廩恆愆行事罪狀  
雖或有瞽不自知然自下車來未嘗敢一置身於  
貪殘私一錢乎戕一物乎懷私滅公平以關節廢  
三尺乎有之則維神所殛矣又蚤疲皇皇問民所

疾苦超雪冤枉拯救苦難折獄之事小大以情從  
孔子節愛之語受釋氏慈悲之教蓋無日無之由  
此言之隆雖不敢自列於循良而於不才有司中  
猶未為太甚也平日自謂亦無大過士民今茲  
良苦萬姓無不心憐余涕泣相向而神以為必不  
足與應答當不然矣坐視哀苦漫不省憂何為哉  
藉使天禍賴上吾民當灾而神不得請於上帝或  
臣罪當誅以為貪殘之戒不得不降灾茲土則士  
民之愚誠亦至矣其官是咎其民何罪神亦宜告  
我以故用一表見靈葬以示不忘我民而神不失  
職諸所譴罪臣請受而甘心焉奈何收視絕響疾  
呼不聞宵冥森滅僅同稿木靈安之乎何以神茲  
土為也又何以歲血食也而今隆與士民就稿木  
而乞靈即碎首焚身何益哉激切再陳神其圖之  
隆謹悚息聽命

祭城隍謝雨文

嗚呼維神蒼蒼靈爽何灼灼也當不穀隆竭誠禱  
神二日不雨則暴赤日中越二日又不雨為文告

於神者三千冒威靈罪過大矣神鑒我無他為下  
民請命私憂激乃深中不以為罪而與之答應如  
響方暴中連日落乃已即夕玄雲四合詰朝而雨  
二之日又雨三之日乃大雨竟夕土膏滋潤溝塍  
水深數尺稿蘊仆起原田油油遠近奔走婦子驩  
呼神之惠我下民即起白骨而肉之也抑此神休  
有四鳥吹萬布德含生懷潤仁愛洽矣谷神響答  
應時澍雨靈貺肅矣不鄙夷小子不罪激切之言  
覆茹弘矣神理孔章毫髮不爽令僇詐知恩善良

益勸銷折姦萌佑翼新媾教植廣矣豈惟下民即  
不穀隆於此乃益有以信天人感應之理冥冥之  
中何幽不燭何細不察何私不聞何物不答捧彼  
大明灼我遐遠媿媿惡惡疇能逃者不穀隆竊滋  
思矣而省愆亟行竝敢怠時故余於此一事而知  
神休之大也敬陳不腆率官吏諸生及邑父老子  
弟頓首報謝伏惟明神財咎

祭張龍王文

維神乘雲躡空呼吸陰陽吐納靈潮鼓鑄萬品德

莫玄馬功莫鉅焉始自李唐迄我 皇朝昭明一  
日也戊寅之歲歲大旱隆齋宿敬禱於神神不以  
隆為菲薄幸惠顧元元之民降以甘雨雨乃時四  
郊霑足萬姓欣藉神休大哉隆又敬用不腆借邑  
博士若文學諸生若干夫長百夫長若父老子弟  
頓首祠下用陳謝悰神爽在乎風肅肅來矣始與  
神約重修廟宇隆當躬率邑人伐木牽土而來不  
敢卒負

祭武安王謝雨文

維王耿亮正直忠憤激烈生為人傑死為天神感  
槩萬夫磊落千古形亡神在歷代揚靈至於天朝  
尤為顯灼赤縣神州蠻貊絕域貴而王公賤而養  
卒上及賢豪詰人下及匹夫匹婦罔不望王之靈  
瀟伏祠下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徐泗芒碭之間乃  
王經營故地英靈蓋尤顯焉父老往往談王使人  
髮立夫豈獨以其驍雄神武稱萬人敵哉其大者  
辨順逆於勅勦明漢賊於血戰識真主於草澤周  
旋多難九死不回義指泰山心同皦日荀息有言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維王  
有焉千載而下所以折奸雄之氣激壯士之肝此  
其大都烈烈者歲在戊寅潁上大旱隆則大懼怒  
焉疚心敬率有衆虎拜稽顙禱於王祠維王靈爽  
肅肅德音孔昭哀此下民應時乃雨回我枯槁起  
我僵仆是王有大造於潁人也下邑之人敢忘神  
貺隆又敬率有衆殺牲陳詞用申昭報王其鑒之

祭城隍謝晴文

嗚呼今而後隆乃知神之惠我民至也上帝在上

百神帝列幽隱灼於皦日咿嚶響於雷霆萬物絪  
微莫逃朗鑒夫旱之與潦皆為民災五穀不登則  
下民無生民之無生令將安歸流離疾苦行道心  
傷隆承命出宰待罪下邑境內之事休戚共之縉  
符食祿土苴黎庶臣獨何心夏五月不雨隆率士  
民以旱請神應時而雨之至六月霖雨浹辰隆又  
率士民以雨請神又應時而雨止若響答焉此豈  
隆螻蟻之誠為足以感祐明爽哉則神之惠我民  
至也神不忍以旱災我民而雨又不忍以雨災我

民而止隆遭時徵幸幸藉寵靈臣何力之有焉仰  
宣上帝好生之心而下有造萬物此維神休亦神  
之臧也而隆敢貪以為己力乎將旱也潦也為隆  
之不德和旱而雨也雨而止也為吾民和是惡可  
知隆有廩廩祗懼爾爰率有衆用牲陳舜頓首俯  
伏敬譟鴻休隆敢不與士民益相濯磨以無負明  
命維神其鑒之

祈晴

往某寺率士民虔禱於明神業承靈貺應時晴霽

三日而某與士民大喜農事有望矣方圖省身操  
行以答神休四之日復雨何也豈兩歲灾青帝  
心有在非可以蝼蟻微誠力為轉移即神明亦不  
得而與其力耶或某等細微不足動明神之聽而  
昔日之晴與今日之復雨是皆適然耶邑民之灾  
極矣去歲傷於霑潦今歲復苦於陰雨將生人之  
類不復可延蠢爾賤臣言之於邑惟明神其圖之

謝晴文

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灾傷萬物非其心矣人實



自灾其剋邪慝以干六氣之和民之不堪命厥咎  
有繇焉救邑自往歲夏五月雨今春土脉甫動農  
事將興又復連遭陰雨大恐傷稼來趨妨禾穡事  
以重民灾則亦惟為民父母者不能勤宣 天子  
之德意以教育民人民茲多僻以被此重灾即某  
之不職所致將焉避咎乃率官師士民自陳罪狀  
且告之悔而明神遂鑒其愚忠以請於帝是日乃  
霽以是益信天地好生人寔自灾苟有明信厥應  
如響某與士民奈何敢不敬

由拳集卷之二十二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誄

先君丹溪公誄 并序

先君丹溪翁卒享年七十嗚呼哀哉先君生而朴  
直不事機械少讀書已乃棄去業宦賈然天性寬  
仁大度與人共利取其少與人共患輒身先之又  
踈闊弗審稽竒贏之術殖往往失利人或給公沒  
其財公則弗問施與貧乏弗責其報嘗泛舟江上

有宦人四五人持巨櫝來求共載則出海為奸闌者積多緡金寶諸禁物舟人覺其狀以告諸宦人倉皇跽請曰事即泄某等皆立死幸公寬之公曰若等誠觸法網顧法有主者吾弗持若矣於是諸宦人皆起謝願以帛十緡為公壽公笑曰吾弗發若等而私若貨謂國法何且吾不能與若等共罪不受亦終不發其事也先伯父嘗負官租數百金力不能償責公代為之償公力亦不給強公鬻其第乃公則竟鬻其第以故家益貧公怡然弗為意

晚年則盡捐世務以花水竹石自娛性嗜菊手植數百本晨夕把玩以此自老不問諸子生業客至與公談世務公嗒然不省談園林時藝術一花一石之勝公輒應之公春秋既高長於宗黨頽性益謙謙偃倭其恭與人處即諸族孫及里中髫鬣子弟亦必謹禮之無惰容以故人無問長幼賢不肖咸敬愛公謂公長者公從子大司寇僑憲副倬及族孫少司馬大山旣貴而公獨老布衣相與謀曰丹溪翁吾族之長且賢不幸隱德弗耀歲時合族

吾等皆榮紳裳而公獨以布衣儼然臨於其上如  
吾輩何相率請于朝以冠帶榮之公謝曰吾既不  
仕布衣自吾分也安敢以諸子故忝朝廷章服之  
榮且古之巢由嚴陵豈必以章服而後重乎爾等  
遭際明時事堯舜之主竭忠宣智以豎鴻業光吾  
宗多矣老夫不願榮貴也諸子強之廼受公既老  
益簡直與人居立談輒見情實不能稍事款曲家  
人嘗笑之曰乃翁腹似無腸胡直乃爾公聞之怡  
然曰吾聞直者死當為神然哉然哉諺有之直如

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吾今乃生年七十直何  
負於我矣吾即不能朔中魁外以效尺寸於天下  
然歷少壯至老靡敢一苟言行平生操務自謂不  
愧穹壤吾何憾哉諸子有以事忤里中權貴人權  
貴人中之溫御史卒誤逮繫公公愜慨言曰吾脩  
身砥行七十年官逮我何為者吾有罪死則其分  
即無罪彼其如豕何毅然不為動已而卒知非公  
也乃釋公逮繫公子云公之柔而有制又若此公  
生六子長佃業儒弗就次侯亦業儒聰明能讀書

坐數竒故又弗就其幼即隆隆恥父兄之弗振而  
家之日落也砥志立名期以勉寸顧隆性又  
踈鹵方困於塲屋弗能早遂取功名以為前人光  
而公且下世矣嗚呼哀哉先是隆遊學姑蔑公一  
日以無疾終隆在旅中一夕夢拜公與公訣覺而  
大驚即促裝歸歸而公卒七日矣隆痛公之無祿  
即去又痛已之不天不克送公終而羈旅於外也  
一哭而絕絕而復蘇者數四乃仰天大呼曰天天  
隆何得罪於天絕弗令送公終也且公素長者何

不百年而以七十死也即死隆七日至矣何獨不  
令少須臾俟耶嗟嗟隆亦人子生不能養死不及  
送慙愧天地為去大戮嗚呼痛哉乃作誄誄曰  
大淑之瀆厥土膏沃風氣博厚先公是毓於稷先  
公高華舊族弗習佻巧天性純朴棄瓢箕水挹甕  
漢陰高揖羲皇實忘機心溫夷愷悌去爾睢盱於  
豕則厚於財則踈見害弗避見利弗趨大猾同載  
舟人告覺公竟遣之弗私其橐長公逋負鬻箒以  
償雖曰無家孔懷弗傷魯有恭士七十偃僂公實

蹈之亦莫敢侮盡捐世務不挂胷臆逍遙東籬夢  
寐彭澤形神弗勞高風遐邈澤乎其德溫乎其言  
龐眉皓首海岳穹窿嗟公之年胡不耄耄一朝無  
疾神光電滅陰霾障翳白日匿景冥途何長夜臺  
何靜斃斃弱子千里奔還送死弗及罪惡彌天呼  
號泣血摧我肺肝靈輻在室總帳在堂再絕再蘇  
明燈煌煌時維孟冬皜乎繁霜悲風蕭條木落草  
黃嗚呼寡沈四顧莽蒼於乎哀哉亦孔之傷

大司馬張公誄

并序

萬曆五年丁丑隆登進士第授穎上令歸則大司  
馬東沙先生卒十六日矣先是四年丙子隆舉於  
鄉歸謁公公病謝客隆至延入內室語見先生雖  
病猶神采此入京師數從東來者問先生起居皆  
言體中且大佳矣出見賓客矣洎東還拉就李有  
言先生不諱者愕眙不信拉會稽信矣日夜行臨  
哭先生登木而盡哀泪淫淫浹地上室內外無不  
哀者其及問焉曰子故剛腸嘗兩下第同袍咸咨  
嗟子歎傷哉貧也父在淺土母八十老矣而子道

西關馬顧歲負米千里外而子不渫又以羨俠拓  
落故胷於浮言履危險者數矣士大夫咸泫然子  
唁而子不渫曩子餬口四方也壯征也母夫人而  
下穀泪潜如而子不渫蓋生平雅不見子感今哭  
司馬公若斯哀者何曰某疇督之哭先君也亦若  
是矣哭先君者哭司馬公乎曰管子有言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子哭先君者哭司馬公奚而過矣  
某齟齬時辱知家司馬謂穀鵠千里虎子食牛手  
余任言於公公讀而大竒之走幣要某某懷刺往

一見喜出望外俊朗哉如其文他日用文章名海  
內者非之夫則余為無目兩司馬遇人輒口屠生  
屠生自髻時有聞則兩司馬力也蓋自是出公門  
下十年公名家操文衡四方多所睥睨獨折節  
接引某凡流連充景品藻萬彙及暢叙鴻烈金石  
大作無論長篇短章咸退而與其啻確時有撰著  
他人或無當某則無不當者曰他人敏則窳遲則  
苦或下筆千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為刻深  
寸短尺長天刑奈何敏而不窳遲而不苦屠生有

焉嗟嗟某雖媿其言心祇無感乎某為諸生好吟  
諷人咸目笑是庖而尸祝者希不兩傷不對禾稼  
而對美艸雖動將安用之舍椽桷而雕龍鳳工無  
益也公曰不然右格猛虎左挽飛猱豈有魚材何  
傷之有某少居貧拓落輕財好施千里赴人一言  
掉臂朝乏斗粟莫揮萬錢或炊金饌玉虛左國士  
或草履帶索倨見侯王或脫袍以勞故人或拂衣  
以謝貴客合意則鴻毛為泰山失意則泰山為鴻  
毛於是衆又爭目笑屠子公曰是惡睹屠生屠生

蓋厭惡人士之居貧剪剪乞兒相者而以拓落逃  
焉吾陰察其中實不踈是庸可量乎且泛駕語駿  
駟弛稱材甕盎之物不進於大觀繩尺之夫曷語  
於曠節臨深履薄不可謂非英雄然個儻大業豈  
必拘拘翦翦仙仙覩覩孳縮脂膏自託鄉曲者所  
辯哉歲庚午某下第人於是始不信屠子雖其亦  
不自信也公曰力田不如逢年年苟不逢雖力何  
益公與家司馬慰勞某相望於道數握手語曰非  
戰之罪也曩予與子家司馬讀子文則勃勃神王

喜而起謂衰然舉首也乃不意竟落命也為咨嗟  
竊歎已復相顧而咲謂世事不可詰若此吾鄙疇  
督幸而第令不第至今日且奈何冢司馬酒微酣  
為其擊節放歌曰吾將上叩九關則虎豹禁不得  
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  
捫日月令其輓輓然東西馳也余然後為生抒煩  
憊乎公曰孰謂司馬老而狂彼生聽之有司有司  
聽之命命屬之冥冥彼冥冥者奚以問也令司命  
者舉仲尼顏回詰子將安所置對矣嗚呼世之相

知寧復有若此者哉昔管仲稱千載相知死至為  
之慟哭然未有若公之與某者也生我知我管子  
猶然至於某當何以云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  
悅己者容斯豫子所以溱身荆卿所以湛族而不  
悔者也由此言之某之所以死公者當何以哉嗟  
嗟河清難俟歲月若馳自東哭公柩倉皇涉淮奄  
易歲矣九原可作乎則執鞭奚辭九原不可作乎  
則涕何益也於是為之作誄誄曰  
於乎我公實產東國靈海汗漫大荒寥廓乃生此



人表世模俗為英為雄間氣是毓夏絕後先配古  
嶽瀆垂髫屬文佳名隱起公家宗伯遠遠殊喜謂  
為神駿颯颯駒子瞻兮上馳一日千里弱冠登朝  
詞藻照翩明星有爛光華自天朗照六合士林式  
馬柄大江表聲猷鬱烈鼓鑄士類磨厲群喆大江  
以西風行電掣至今蒸蒸多公澡雪既磨藩服乃  
填大邦保釐彈壓勳庸懋明文經武緯炳炳烺烺  
晉大司馬望重樞府坐策機宜夷夏安堵時移運  
去天路局促懸車乃東返彼初服高臥崑崙阿長嘯

海曲遊神六籍旁引博綜赤縣之外大塊之中鉅  
極龍伯小極蟻蟻近而几席遠而八紘下之蒙汜  
上之鴻濛微乎罔象灼乎豐隆塚書辟經酉歲兵  
峽禹都之簡泰山之牒蘭臺石室霞宮丹甲莫不  
搴芳掇華沂流窮源撰著川湧篇翰星繁鬼物呵  
護蔽彼名山高步鴻響先登秬壇日月在下雷霆  
吼啞蝓冥蚊蚋其餘作者頽波設障力挽大雅冠  
冕南極表儀斯文萬方颺動多士若雲士也不天  
公返厥真儵兮忽兮冲舉絕塵汰兮窅兮喪我偉

人山崩海枯木落草黃苦霧四塞白日失光昔我  
汨汨維公是依提之泥塗升之雲霓知我已矣  
絕於斯中夜永歎我心傷悲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雜著

文論

世人譚六經者率謂六經寫聖人之心聖人所稱  
道術醇粹潔白曉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  
行是以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  
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詩之  
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絕無後世文人學士

纖穠佻巧之態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右禮檀弓  
周禮考工記等篇則又峰巒峭拔波濤層起而姿  
態橫出信文章之大觀也六經而下左國之文高  
峻嚴整古雅凜麗而渾樸未散含光醞靈如江海  
之波汪洋浩淼非有跣沫搖漾之勢而千靈萬恠  
淵乎深藏明月照之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  
空動地可喜可愕哉左氏之為文矣賈馬之文疏  
朗豪宕雄健雋古其蒼雅也如公孫大臣麗眉華  
髮峩冠大帶鵠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

翛然清枯也其葩豔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繡服華  
軒翠羽芥采射人而非若妖姬豔倡之翩翩輕紗  
也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才情傳合縱橫璀璨蓋  
詞賦之聖哉莊列之文播美恣肆鼓舞六合如列  
缺乘蹻烏光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亦天下之  
竒迹矣譬之大造寥廓清曠風日熙明時固然也  
而飄風震雷揚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豈可少哉  
諸子之風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術之醇粹潔  
白皆不敢望六經乃其為古文辭一也由建安下

逮六朝鮑謝顏沈之流盛粉澤而掩質素繪面目  
而失神情繁枝葉而離本根周漢之聲蕩焉盡矣  
然而穠華色澤比物連暈六種種動人譬之南威  
西子麗服靚妝雖非姜妘之雅端人莊士或棄而  
不睨其實天下之麗洵美且都矣八珍醕醴以視  
之古者太羹玄酒之風則媿矣蓋太上不貴而後  
世爭馳天下之甘旨也鄭衛之聲熒之伐池六英  
奚翅霄壤不可奏諸宗廟朝廷然而悅耳快心則  
天下之繁音也詩自三百篇而下有漢魏古樂府

漢魏而下有六朝選詩選詩而下有唐音唐音去  
三百篇最遠然山林晏遊之篇則寄興清遠宮闈  
應制之什則體存富麗述邊塞征戍之情則悽惋  
悲壯暢離別羈旅之懷則沉痛感慨即非古詩之  
流其於詩人之興趣則未失也文體靡於六朝而  
唐昌黎氏反之然而文至於昌黎氏大壞焉詩教  
變於唐人而宋諸公反之然而詩至於宋諸公大  
壞焉昌黎氏蓋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今讀其文  
僅能摧駢儷為散文耳妍華雖去而澌乎無采也

釀腴雖除而索乎無味也繁音雖削而瘖乎無聲也其氣弱其格卑其情緩其法疏求之六經諸子是遵何以哉世人厭六朝之駢儷而樂昌黎之疏散翕然相與宗師之是以韓氏之文遂為後世之楷模建標藝壇之上而羣趨旌干之下一夫奮臂六合同聲斯不亦任耳而不任目之過乎六經而下古文詞咸在正變離合總總夥矣然未有若昌黎氏者昌黎氏之文果何法也藉令昌黎氏之文出於周漢則不得傳何者周漢之文無此者周漢誠無用此文為也昌黎氏之所以為當時宗師而名後世者徒散文耳今姑無論其他即如兩漢制誥誰非散文冲夷平淡都無波峭之氣而朴茂深嚴遠而望之則穆然光沉迫而視之則神采隱隱風骨格力往往而在昌黎氏之文若是耶論者謂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昌黎氏之文蓋傳先哲之神而脫其軀殼模古人之意而遺其形畫者也奚必六經必諸子哉且風骨格力韓子焉不有也嗟乎令韓子不屑屑於擬古而古意矯然具

存即奚必如六經如諸子而自為韓子一家之言  
可也今第觀其文卑者單弱而不振高者詰屈而  
聱牙多者裝綴而繁蕪寔者率畧而簡易雖有他  
美吾不得而知之矣尚焉配風骨格力於其間哉  
厥後歐蘇曾王之文大都出於韓子讀之可一氣  
盡也而翫之則使人意消余每讀諸子之文蓋幾  
不能終篇也標而趨之者非韓子與宋人之詩尤  
愚之所未解古詩多在興趣微辭隱義有足感人  
而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

而為詩哉詩三百篇多出於忠臣孝子之什及閭閻匹夫匹婦童子之歌謠大意主吟咏抒性情以  
風也固非博綜詮吹以為篇章者也是詩之教也  
唐人詩雖非三百篇之音其為主吟咏抒性情則  
均焉而已宋人又好用故實組織成詩夫三百篇  
亦何故實之有用故實組織成詩即奚不為文而  
為詩哉甚而叫嘯怒張以為高厲俚俗猥下以為  
自然之數者蘇王諸君子皆不免焉而又往往自  
謂能入詩人之室命令當世則吾不知其何說也

明興北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始力  
興周漢之文詩自三百篇而下則主初唐厥後諸  
公繼起氣昌而才雄徒衆而力倍古道遂以大興  
可謂盛矣然學士大夫之奮起其間者或抱長才  
而乏遠識踴厲之氣盛而陶鎔之力淺學左國者  
得其高峻而遺其和平學史漢者得其豪宕而遺  
其渾博模稜擬法拘而不化獨觀其一則古色蒼  
然總而讀之則千篇一律也愚嘗取以自詗蓋亦  
時時有之有之而思變之猶未得其要領焉嗟乎

文難言哉愚意作者必取材於經史而鎔意於心  
神借聲於周漢而命辭於今日不必字字而琢之  
句句而擬之而浩博雄渾識者自知其為周漢之  
文不佞昌黎以下語斯其至乎今文章家獨有周  
漢之句法耳而其渾博之體未備也變化之機未  
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故吾願與海內諸君子勉  
之矣夫文不程古則不登於上品見非超妙則儂  
古人之藩籬而已壯夫者稟靈異之氣挺秀拔之  
姿竭生平才智以從事文章家乃不能高足遠覽

洞幽極玄以特立千百載之下與古人並驅而前  
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籬拾人唾唾以為生活  
彼古人且奴眎之曰是為我負擔而割裂我者傳  
之後世以為何如又非所以令韓歐諸君子見也  
令韓歐見如是之文彼且得而藉口口始二三君  
子媿咲我將謂二三君子之文必標異而出之立  
於太古之上也奈何影响古人而以詫古為如是  
不於我可少寬乎吾文即非古然何者非自得而  
徒咕咕倣古自喜也若然則二三君子苟非得之

絕妙無輕議古苟非深於古無輕訾韓歐也夫挾  
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將奔走焉麋而虎皮人得而  
寢處之矣深於古以訾韓歐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者也影响古人而求勝之則麋而虎皮矣諸君子  
其無為韓歐寢處哉

與友人論詩文

里中有友人見過與僕拉掌譚詩文自三百篇下  
逮唐人若李杜若高岑王孟以及我朝李獻吉李  
于鱗王元美諸公率置喙焉而獨推宋人詩若蘇



長公輩及我朝楊用脩及一不知名某孝廉謂周漢間文字不可學獨昌黎氏可學唐人惟杜少陵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比物連彙字句皆鑿鑿有據景與意會情緣事起隨地布語不執一塗其最可喜者不避麤硬不諱朴野縱其才情之所之若無意為詩者李太白凌空駕語務言言肅灑都不切事情如詩何杜萬景皆實而李萬景皆虛杜深於賦而李獨長於興然杜猶恨其時有詩人之態耳僕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

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沉鬱頓挫至其不避麤硬不諱朴野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亦稱擅場在此不在彼明矣而謂杜之妙在麤朴何也且杜亦自云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往形神為索而謂杜無意於詩且不擊登聞鼓訟寃乎李杜品格誠有辨矣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

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画馬行諸作神情橫  
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  
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愴慨沉著安在其萬  
景皆虛夫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  
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事其遠  
遊等篇凌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凌雲寄本律境  
遊僊招隱亦是美談今夫登閣風坐天姥傍日月  
挾飛僊即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  
壤處蓬茨盤跚躑躅食飲而已然後為實景可實

哉賦之與興六義所詠詩人何可不有而謂杜深  
於賦李獨長於興且以此置雌黃馬何居杜如岳  
老新婚潼關石壕兵車出塞悲陳濤哀江頭賦也  
紀行懷古杰霄朱鳳秋風佳人何謂無興也李如  
飛龍懷僊天姥太白興也大雅蟾蜍南箕北斗興  
也何非賦也客曰李杜之詩之美猶可識李杜而  
下無論其他即如世所稱王楊沈宋高岑王蓋其  
羨安在藉令諸公詩意之詩為後人所遞相贈炙  
者嘗試存其篇什掩其姓名而謂為近世之佐人

奈何能知其美也僕曰人奈何能不知其美也於此不知安用詩為又云唐人安得有詩夫天下事物無盡情景累移唐人都不能隨事觸景創出骨髓或博蒐古今奇文奧義多所鋪陳而徒以天地山川風雲草木數字遞相祖述稍變換而為之蓋千篇一什也而且自謂能發抒性靈長於興趣安在其為詩且詩道大矣鴻鉅者纖細者雄偉者尖新者雅者俗者虛者實者輕而清者重而濁者華而縟者朴而野者流利而俊響者艱深而詰屈者

景之所觸質直可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極博綜猥瑣亦可如是乃稱無所不有茲老杜之所用擅場也而唐人徒用麗字秀語為聲俊取其鼓吹鏗然如出一口今之王李如足下往往誦法唐人務為工緻而已于鱗既已若此足下何不廣心自縱蒐隱博古標異出竒旁通俚俗自為一家言以傑然特立諸公之上而後沾沾工緻自喜學唐人不成即又為于鱗而已僕謂何言之易也唐人長於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天地山川

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既深變化若鬼即不出  
此數字而起伏頓挫迴合正變萬狀錯出悲壯沉  
鬱清空流利迥乎不齊而總之協於宮音嫻於音  
節固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一  
切工緻已爾唐人不又稱大寃乎誠如子云詩道  
不已雜乎詩者非他人聲韻而成詩以吟咏寫性  
情者也固非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  
耀恢詭者也即欲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  
以炫耀恢詭曷不為汲塚竹書廣成素問山海經

爾雅本草水經齊諧博物淮南呂覽諸書何詩之  
為也且詩出於三百篇三百篇誠多識鳥獸草木  
然不過就其所見觸物而為之何嘗炫奇標異試  
取三百篇而讀之大率閒雅且都出於田夫里婦  
之口何者不委婉曲折琅然可誦而乃務以朴野  
質直為能自脫筆墨蹊徑不落藩籬乎老杜語多  
質朴濫觴蘇黃諸君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  
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  
鬼火青壞道哀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

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如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煙接地陰如三年笛  
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悲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  
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柏裡龍媒去盡鳥呼風如  
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大悲壯乎  
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  
指白日如中宵駘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  
氣馬能辨皇州如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

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星隨平野闊月漫大江  
流如詔後二殿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綉戶日  
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  
海岱平野入青徐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  
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如  
江光隱見龜鼉窟石勢參差鳥鵲橋不大瑰麗乎  
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天寒翠袖薄日暮  
倚脩竹如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如孰

知是苑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  
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  
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如野館濃花發春  
帆細雨來如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  
夜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盡一哭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如龍武  
容別筵謾焚香如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  
燕鳴如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不夫

宛轉流利乎老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  
置不論而獨取其蘆朴以為擅場老杜有靈不胡  
盧地下乎又云今人文章往往好學周漢周漢之  
文非不美顧何可學學而不成祗增醜耳余曰韓  
昌黎何如曰昌黎蓋文章家之武庫也何所不有  
六且其文大氏雅馴不詭於大道然則朱仲晦之  
註疏可學與曰彼蓋無意為文者也何論上拙六  
經之文何如曰彼蓋有意為文者也美矣余曰  
不然周漢之文與昌黎文具在業已有定品無庸

短長且人亦何學也脫人能立剖判之先出六合之外從前人之所不道而高自出竒又何學也即學矣獨柰何能舍周漢而學昌黎氏也謂昌黎無一所有周漢獨何所無和謂昌黎不詭於大道周漢獨於大道詭和仲晦無意為文即無論工拙六經獨有意為和無論無不有也無有也周漢之文美也無論美也周漢也無論不美也昌黎也無論有意為也無意為也六經之文合大道也無論大道合不合也六經美也無論美也六經也仲晦氏

也不同日語矣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

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  
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寔陰持之飛竊意相國  
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  
之罄矣維罍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  
徇獫狁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  
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  
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  
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  
宮闕咏宋微子麥秀之譎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

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  
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  
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慘於中原  
乎羶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  
孰與大國之相乎柰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  
玷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  
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  
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嚙邪相國即不念二  
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



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紙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疆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苑司冠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

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諫忠相國其熟計之無忽

### 擬嶺西大捷露布

萬曆五年月日總督兩廣軍務某官臣某奉詔討嶺西徭浪等賊臣等親率大軍與賊接戰仰仗天威大致克捷遂平羅旁等處地方者竊以嶺以西南控交廣北極牂牁再馳邛笮之西鬱盤蒼梧離水之所襟帶大藤峽折而走險密菁叢篁起而造天自盤瓠啓疆南粵王檀命以來夷獠窟宅凶逆

盤據編民土豪回緣為姦阻山谿之險憑林麓之  
深抗撓官軍剽掠遠近飄忽出沒肆為跳梁得志  
則橫行於一方失利則逃竄於崖谷勝則虎攫鴟  
張敗則狐潛鼠伏累煩徒衆迄不能平禍本不芟  
菑難莫盡侵犯我土宇虔劉我元元將士懷枕戈  
之憂邊人苦荼毒之慘是累歲之所經營而弗靖  
者也皇帝乃眷南顧閔念黔首因賜臣以璽書假  
臣以節鉞計在討平禍亂奠安疆圉臣守庸將天  
威大舉征討總百粵之師揚六軍之氣謀在夙成

機隨事變相其地形扼其要害張疑設伏先聲伐  
謀截其歸路防其崩潰以聖天子之威靈將士之  
協心金戈耀日鐵騎如雲陣勢疾於風雷材官奮  
於貔虎前隊鳴刀千山宵度後營吹角萬騎朝馳  
羨旗西指天聲載揚武士南臨戎氣先奪叱咤則  
山嶽鼓舞頽矐則江河倒流一戰而賊鋒已挫再  
戰而虜群遂空譬如疾風之掃秋葉泰山之壓累  
卵擣其巢穴殲其種類絕其本根杜其滋蔓捧大  
明而開瘴癘八桂清塵挽天河以洗甲兵九嶷生

色斬首百十萬俘虜百千許血變河流黃沙四起  
遺骸山積白日為昏短狐不鳴長鯨默滅收大戮  
於京觀斲椁於南天遂令婦子相保閭閻復業  
草綠蠻烟散千家之野哭波平瘴海還萬井之笙  
歌千里以之蕩平百蠻為之震動統誦清而列校  
喜朱鷺肅而蕃部寧將勒銘於萬年用告成於九  
廟豈止馬援立南征之柱唐蒙橫下瀨之戈而已  
哉蓋當虜運告終皇靈大暢臣何力之有於且東  
晏鮫人之國北清大漠之塵盡平四夷永寧函夏  
某露布以聞

趙太夫人行畧

家母姓趙氏外家祖父諱瓚與音文懿公同舉於  
鄉文懿公才外祖相得甚驩用薦起家累官江西  
叅政趙氏至叅政公蓋五世科第矣家母幼得家  
教敏慧多法度選名家子歸先君先君為人朴茂  
坦夷少居里閭頗好樗蒲六博挾彈走馬以故始

學學學廢已學殖殖又敗殖失利不止已又失利  
又不止從敗殖之道至四五發不利而終不肯輟  
不為猶謂是達然云伯氏鬻其第償官逋併鬻先  
君弟先君弗問人或給先君陰取其貲先君不知  
也家以是日益貧而先君日益舍然拓落家母朝  
夕勤拮据之力以相先君逮晚年子女諸孫寢多  
家用百不給一先君一切懸解不復厯意家人產  
業獨以花木竹石自老日中行遊至莫有勦勦臥  
耳詰朝不問晨炊起遽歸走眎群卉榮枯而時乃

灌漑家事無關白先君即有關白先君殊弗聞事  
無細大咸家母身當勤苦盖兀兀積數十禩靡有  
所即安愚兄弟六人諸兄皆文學學不然而先君  
以歲丙寅見背盖自是家奄微不振乃不肖隆稍  
稍以學起諸生間家母嘗忼慨謂不肖隆曰自而  
父以拓落自適遭家不造吾備嘗諸艱難積數十  
年於茲今老矣幸兒子用文學有聲辱知鄉之薦  
紳先生庶幾逢時致身光起上業無論逢時致身  
即克自砥志好脩而不忝為人即而父母之志願

伸矣乃隆又困諸生十年意嘗邑邑家母曰力田  
不如逢年年且不逢雖力何益兒安之而母豈以  
數十年之艱難而心豔而一朝之倖兒安之至去  
歲丙子隆始獲舉於鄉歸家母又慨言曰兒今  
幸一舉惜而父不及見而父平生拓名無他腸終  
身不見機事今兒能用文學起家庶幾並而父之  
素行矣是吾之所以悲而復喜也若兒子之榮遇  
尚不可知吾今八十年之人豈有賴焉勉旃自愛  
庶忝為人第餘事耳今年是為萬曆丁丑不肖隆

幸登進士第而家母適春秋七十有九隆奉命  
上令行有日願自度家母明年八十而隆且以史  
事走四方即欲為壽安所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敬  
用徼寵靈於吾子吾子實知不肖隆深幸不憚賜  
一言為光榮豈惟家母雖先君而上咸受嘉貺無  
已時幸吾子其實圖利之

贈陳伯符奉詔歸娶錦帳詞

黃姑織女銀河渡天上雙星弄玉蕭郎金屋貯人  
間二妙連理瓊枝倚春風而闔美合歡錦帶指新

月以要盟花生綦履少搖光映流黃風動明璫文  
綺香薰積翠洲渚和聲度王睢之窈窕延津寶氣  
合龍劍之雌雄綢繆不解託雅調於朱絃宛轉無  
端寄柔情於錦瑟蓋移洞府於塵寰即神僊不足  
為樂而等佳期於天漢雖日月不足為長連婚龍  
女徒傳柳毅之譚下嫁文簫奚取綵鸞之事恭惟  
即君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年少登朝羨芙蓉宮之出  
匣才高作賦杼錦繡之凌雲茲者上書以請暫辭  
鵷鷺之班奉詔而歸求結鸞鳳之侶文就千言美

矣東都之才子妝成七寶媼然南國之佳人洛濱  
拾翠蘭房初照乎夜珠上國觀花梓里况榮乎畫  
錦絳蠟高然總妬盈階之月色紅銷半拂猶懷滿  
袖之天香光華並耀倚綽約而花垂律呂相和吹  
參差而鳳下語燕窺簾青春深而不去流螢度砌  
良夜何其未央生平之樂事都無人世之歡娛不  
數縷結同心日麗屏間之孔雀蓮開並蒂影憐池  
上之鴛鴦然且饁奠缺之耕舉梁鴻之案此才艷  
謙彼美姬姜采綠道周薦蘋宗廟百年為好萬口

稱賢於是又重之以詞其詞曰

華屋重門啟王開簾花近龍笙金屏月上羅綺香  
中雲不散相映銀缸綉幌年少也風流兩兩何處  
天風吹得下似一雙綵鳳紛來往明月度玉簫響  
即君得意辭天仗乍相逢新人似玉明珠入掌宛  
轉流蘓誰不羨萬朵芙蓉宮羅帳人却在瑤池蓬閣  
古斷人間歡樂事只人間何必如天上對風景總

由拳集叙後

青浦門人彭汝讓著

由拳集者東海屠長卿先生所著也  
集凡若干卷摛菁弱冠者十四振藻  
登庸者十六蓋旣成而有客謂先生  
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何物長卿乃  
手探象緯口吐霞霧雕錦匠之奇洩

造化之窟耶又曰積有異珍詎令長  
藏懷有明珠曷俾暗投盍廣諸先生  
謝客曰丹素異炫識鑒逾昏故茂先  
寡智則誰為干將誰為莫邪子期亡  
賞則誰為高山誰為流水鮮英罕存  
華璧易毀吾將藏之名山矣客曰子  
虛賦而孝文恨不同載法言成而君

山知其又傳余固靡有知識詭寧以  
麇為麟以雉為鳳耶且好醜愛憎初  
匪相關柵蘭琚瑀亦所並崇縱積毀  
扇於青蠅多口滋於妬媚吾為子解  
嘲矣乃親披編牘用以殺青云嗟乎  
先生志董曜靈蛟門孕秀家無擔石  
釜有生魚門對大流曠妙瑰抱雅蠲



雜伎獨喜豪吟探玄而玄咀微而微  
上瞬千古闊步一壑旁無人也嗟乎  
先生束髮授書游心區表開設門戶  
標對旗幟縱橫蔚於河漢綺繪充於  
箱帙倚與偉矣夫敏以楊脩彌日不  
獻才以劉鴛攬筆遲回先生舌妙談  
鋒腹涵經庫含毫輒索千言動墨即

申長素雲飈電駛風行濤怒飛兔膽  
驚山鬼魄禘洵才輾賈誼捷先枚乘  
矣聿稽竹素可得而云其文漆園在  
前御寇在後先秦驅左兩漢馭右其  
詩諷深三百韻標十九沈宋良朋李  
杜好及其易則迸澁躋之指其難則  
薄平淡之趣其詭怪則目游神竊其

突蹶則肘搏巨蟒其深長則遠人之  
入太興其奔佚則造父之控生馬思  
劇沈鬱語亡襲仍允極天岬地形越  
神超即小際嫺情意新句繪曾何心  
於夙構特掉觚於食時嗟乎先生所  
謂天地心生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者  
耶先民有言州縣之職走也

觀先生有不其然夫法程銜勒雅道  
趨趨磬折塵宮斯文氏迕姦翫則美  
吻舞文豪強則關白請霞材難徧及  
臧豈易宮先生為之子產服寬魯恭  
著異府若無人遮若無吏惟恢刃以  
覃猷每披雨而清嘯南州之榻以下  
北海之樽不空雖宓子鳴琴葛生句

漏胡足云矣 汝讓以襪線之材誤收  
藥籠之物幸披心書猥屬論序魏文  
賦觀於捧珎交甫託視於解珠無以  
過也 雖然概蘭英之為國香豔仁表  
之為人瑞汝讓不敏敢不摠肝以嚮  
意摛辭而抒素云



